

楔子 季家的詛咒

僧人看上去挺邋邋的，原本應該是光頭，生了一層髮垢，藏紅色的僧袍塗了不少油汙和塵土，整個人黑瘦黑瘦的，扒了這層僧袍去做乞丐大概也做得來。

但季老爺已經沒有其他辦法，他家孩子生了場怪病，附近的和尚道士神婆都求遍了，也沒人治得了，不得已才在縣城交十塊大洋貼了告示，今天僧人就上了門。

「老爺家公子這病，我能治。」

「……那好。」季老爺將僧人引到府內深處一間房前，到這裏的時候，隨行的僕人婢女都眼露恐懼之色，彷彿房裏有吃人的鬼怪。

「大師——」季老爺正要開口。

「不妥不妥，我哪是什麼大師，稱我活佛就好。」僧人謙虛一笑。

「活、活佛大師，院內就是我季家本脈單傳，他娶妻後突然生此怪病，發病時六親不認，甚是兇殘，就在幾日前，竟將新婚妻子活活咬死……」季老爺提起這件事簡直都要崩潰。

季家原本是個大族，季老爺有兄弟姊妹十幾個，但不知為什麼，從他父親一代起，季家男丁一旦結婚，其妻子便有可能遭遇橫禍，會在一個月內離奇死亡，沒想到這個禍事現在攤到他頭上，兒媳婦還是被兒子親手殺死，季老爺使了幾千個大洋，以生病為由讓自己兒子免受官方追究，可這病終究是要治啊。

「打開門吧。」僧人示意僕人開門。

房門打開，內中並不大，裏面陰暗得很，正對房門是一只長方桌，長方桌兩側各有一張椅子，左側這張椅子上，坐著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黑暗中看不清青年的面孔，只聽得到他似乎在唱童謠。

「搖啊搖，搖到奈何橋，奈何橋上把手招，季家全家都到了；搖啊搖，搖到黃泉道，黃泉道上把手搖，季家全家死完了……」

明明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卻用清脆的童聲念著讓人骨頭都發寒的詭異童謠，幾個僕人婢女聽清歌詞，當即就腿軟了，甚至有幾個癱坐在地上。

「老爺。」僧人回頭望向季老爺，嘻笑的表情變得十分正經，「你家公子被鬼附身了，這隻鬼從陰世帶著宿怨而來，為的就是滅你季家血脈，季家血脈傳承不斷，他絕不會去輪回往生，將如附骨之蛆，世世相隨！」

「這可如何是好？！」季老爺驚恐不已。

「我試試超度此鬼，等下我作法時，務必要關緊門窗，任何人都不許看，否則恐生意外。」僧人說完這句話，就進了門去，隨即見門從內關上。

季老爺與幾個僕人婢女在外等著，先是聽到室內傳來一聲青年的尖叫，然後是僧人的吼聲，緊接著各種摔打聲不斷，然後室內突然爆出彷彿閃電似的白光，緊接著就是青年的哭喊。

「父親、父親……父親我好疼啊……」

「父親你在哪？這個人要打死我了啊！」

孩子的哀求聲、掙扎聲，像是針一樣不斷扎進季老爺的耳朵，他原地轉了幾十圈，內心焦灼如焚，最終仍然無法忍耐，指著一個僕人說：「開門！」

「可剛才活佛大師說……」那僕人惴惴不安。

「我叫你開門！」季老爺大吼，那可是他單傳的寶貝兒子！

於是僕人上前幾步，顫抖著手將門扒開一道細縫，還沒看清有什麼，那門就霍然洞開，內中彷彿出現一股陰風，將僕人吸了進去，僕人「啊啊啊」的驚叫，隨即傳來一陣痛呼，沒多久又再沉寂下去。

季老爺驚覺不妙，急忙邁步進屋，就看到室內一幕奇景，那僕人拿著刀，刀插進了僧人的心臟處，而他兒子則呆呆坐在一邊。

僧人凝視著僕人，嘴角溢血，雙手握緊插進自己胸口的刀，聲音已經微弱如蠅，「功虧一簣啊，沒想到你竟然藏在那裏……」

僕人卻一臉獰笑，又把刀往僧人身體裏送了一分，「好一個往生執事，差點超度了我，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安心上路吧，奈何橋上你先走一步！」

僧人歎了口氣，緩慢坐下，向季老爺說了一聲「你好自為之」，然後口唇微動，像是在念經，念著念著頭一垂就沒聲音了。

「你你你……為何殺人？！」季老爺指著那殺人的僕人，大聲責問。

那僕人卻突然摔倒在地，竟是暈了過去。

沒多久，僕人被送官究辦，卻聲稱自己什麼都不記得，也不知道自己殺了人，但他殺人卻是眾人親眼所見，可謂鐵證，於是很快僕人便被槍斃。

而季家這個新媳一月必死的詛咒也漸漸傳開，隨著季家人口變少，男丁稀疏，詛咒也變得越發恐怖，就算是與季家人兩情相悅，也會慘遭橫死。

這樣下去定會絕後啊！季家人絕望的求助滿天神佛，但也於事無補，幾十年過去了，季家已經從眾多譜系傳承到了真正的一人單傳。

時間也到了新世紀……

第一章 莫名的攻擊

春天花花幼兒園。

正逢熱鬧開學季，幼兒園又收了一批新生，大多是四五歲的年齡，一個個稚嫩可愛，或含著手指好奇地盯著這個新環境，或抱著媽媽的腿大哭我不要去，還有幾個站在原地發呆。

打扮成呆呆熊的幼兒園老師季望舒把頭套摘下來，坐在門口臺階上，擦了一把汗。天氣好熱啊，他們這些幼兒園老師負責裝扮成卡通人物，歡迎小朋友，讓小朋友儘快適應陌生的環境。

作為才剛剛畢業的幼教系大學生，季望舒要把課本上學到的知識轉為實踐，成為一個貼心的、耐心的、專業的老師，做到因材施教，讓每個孩子都獲得最好的基礎教育，這還需要時間，但季望舒有信心。

關鍵在於理解，代入幼兒的思維去看待這個世界，然後用成熟的理念去教育幼兒。

「望舒，那邊有小朋友好像在吵架，你去看看。」這時身邊另外一個扮成呆呆熊的女老師陸琳，指了指另一邊角落，對季望舒說。

「嗯，好。」季望舒點點頭，挪動著碩大的身體往那邊走過去，果然有兩個小朋友在小操場上。

兩個小朋友都是五歲，一個男孩一個女孩，季望舒讀過他們的資料，很快就辨認出來，都是今天才入學的，自己被分配做他們的生活老師，頭上紮了個冲天辮的女孩叫六六，留了個西瓜皮頭的男孩叫阿來，按照資料上的描述，六六該是個活潑的女孩，但是常有自言自語的毛病，阿來則有先天殘疾，他的右手握拳打不開，還稍稍有點偏執症。

兒童偏執症是近年來討論度很高的學術話題，伴隨著社會物質條件太豐富，孩子們受到越來越多的寵愛和關懷，導致了一批「小霸王」、「兒子皇帝」的出現，典型特徵就是自以為世界中心，任何要求都必須得到滿足，一旦被違背就會歇斯底里。

兩個都是重點關注對象。

季望舒穿著布偶裝晃晃悠悠趕到的時候，兩個小朋友正在頂牛，就是腦門對腦門，同時發力，這是小朋友們發生矛盾時常用的招數，再升級就會變成王八拳，就是把胳膊掄成拳去砸人，肯定不會有什麼殺傷力，但被揍的也肯定會哭。

「六六，阿來，你們怎麼啦？」季望舒費力的蹲下，站在小朋友們中間說話，並且把兩人分開。

「壞人，搶東西。」六六指著阿來說，小手指頭跟軟綿綿的棉花糖一樣，語氣卻很憤怒，另一隻手緊緊握住自己脖子上的東西，看來就是阿來要搶的，但究竟是什麼季望舒沒看到。

「哼。」阿來別過頭去，一副我沒錯的執拗樣子，典型的偏執症表現。

「阿來不要欺負同學哦，你們將來是一個班級的好朋友，好夥伴，要團結。」季望舒對阿來輕聲說，對犯錯的小朋友不要責備，而要安撫。

「笨蛋。」阿來朝季望舒翻了個白眼，然後指著六六，「我不會放過妳的！」

「嗚嚕嚕！」六六做了個鬼臉，非常淘氣。

「她是壞人，你要小心點。」阿來突然這樣對季望舒說，表情很認真。

「切。」六六哼了一聲，「你才壞，你是壞蛋。」

「妳是！」

「你才是！」

「好了好了。」季望舒有點頭疼，小孩子沒邏輯極難勸解，不過很快就會忘記，所以把他們暫時分開就好，於是他揮手叫陸琳，「陸琳，妳帶六六去吃午餐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陸琳笑著應聲，過來拉走了六六。

兩人就這麼各帶一個孩子往餐廳走。

見到這一幕，旁邊一位幼兒園老師打趣，「望舒、陸琳，你們這對呆呆熊還真是夫唱婦隨。」

「去你的！」陸琳紅著臉啐了一聲。

老實的季望舒只在一旁嘿嘿的笑。

季望舒喜歡陸琳在幼兒園裏不是什麼祕密，兩人年齡相近，都是應屆畢業生，性格也合，陸琳潑辣，季望舒老實，大家都很樂見其成。

在飯桌上，六六和阿來還是互不相讓，就差拿勺子互相扔菜了，季望舒和陸琳不

不得已將他們放在長條飯桌頭尾兩側，這才制止了這次飯桌上的世界大戰。午餐後，小朋友們便要進行午睡，讓這些小人兒午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季望舒負責照顧的這個區，六六和阿來是困難的點，這不，才一個轉身，季望舒就發現阿來不見了。

「阿來呢？」季望舒問周圍的小朋友，小朋友們紛紛搖頭表示沒看見。

這時季望舒又瞥見六六正在往床下爬，小胳膊小腿的倒是非常敏捷，馬上就要落地了。

「六六，妳要幹麼？」季望舒把她重新放回床上。

「我得走。」六六低著頭輕聲說。

「妳要走去哪啊？」季望舒耐心的問。

「阿來要殺我。」六六繼續說。

咦？季望舒愣了一下，意識到六六在講什麼之後，覺得又荒謬又好笑，什麼殺不殺的，在講什麼啊。

「我得先下手。」六六忽然笑了一聲，抬頭看向季望舒，這小女孩長得肉乎乎的很可愛，可眼神在這一刻卻變得極其古怪，又低下頭，像是自言自語一樣，「我得先殺了他。」

說什麼啊？季望舒莫名其妙的打了個寒顫，不過仍未在意，把六六安頓好之後，他便去找阿來，休息室內轉了好幾圈都沒看到，問其他老師，說阿來好像去餐廳了，於是他又去餐廳找，果然看到一個留西瓜皮頭的小小人兒，正從餐桌旁邊的椅子上爬下來，餐桌上擺有水果，是中午吃剩下的。

「阿來？你在幹麼？」季望舒好奇的問。

阿來轉回身，小小的身子手中卻握著一把水果刀，那水果刀大概有他的胳膊長了，被他拿在手中顯得異常突兀。

「阿來你—」季望舒愣了一下，隨即回憶起剛才六六講的「阿來要殺我」，不會吧，才五歲的小孩子，怎麼知道拿刀子？「快把刀放下！」

他跑過去從阿來手中搶過水果刀，整個過程阿來一動也不動，表情非常淡然。

「你會後悔的。」阿來突然說。

季望舒忍不住去看阿來，他在阿來眼中看到了和六六一樣古怪的光，就像是一個成年的靈魂被裝在了一個五歲孩童的身體裏。

「你最好殺了她。」阿來又說，童稚的聲音卻說著可怕的話。

「殺誰？」季望舒下意識的問。

「哼哼。」阿來不講話，但是目光卻望向休息室，顯然他說的目標只有一個。

「阿來，不能亂說，乖，我們回去睡覺。」季望舒整理心情，把阿來領了回去。在經過六六的床時，阿來和六六目光交會，兩張面無表情的小臉，簡直像是在照鏡子。季望舒瞧見這一幕，無奈歎了口氣，調解小朋友之間的矛盾，任重而道遠啊。

下午的活動就是上課，學英文字母和注音符號，然後玩，再來就是放學，等父母來接，季望舒和陸琳都各自帶個班，每個班有七八個孩子，負責照顧他們的吃飯

睡覺玩樂，至於教授專業科目的另有其人，他們最後要一一把孩子交回到父母手中才能下班。

這只是本職工作，作為幼兒園新進的員工，季望舒和陸琳習慣了在下班後做一些打掃工作，掃掃地、關電源，然後才下班離開。

春天花花幼兒園收費頗高，也稱得上是貴族制幼兒園，對小孩子的課程規劃相當全面，當然其他方面，包括安全管理和老師們的責任心都是值得信任的。

下班後兩人順理成章的一起去吃飯，這習慣已經維持了幾個月，雖然未曾告白，但他們的戀人關係也算是基本確定。

「晚上吃火鍋？」季望舒問陸琳。

「年糕火鍋吧！」陸琳同意。

於是陸琳挽著季望舒的手臂向不遠處的商圈走去，夜色中，那邊一片燈火通明，什麼吃的都有，但是還沒走到那，季望舒的手機忽然響了，他看了一眼號碼，是幼兒園值班室打來的。

「季老師，剛才我好像在休息室看到了六六，她怎麼還在幼兒園？」值班警衛問季望舒。

「她不是被父母接走了嗎？你不會看錯了吧？」季望舒仔細想了想，今天的確沒見到六六的父母，但因為放學時剛好有家長詢問小朋友的狀況，所以有一小會兒他請同事幫忙送學生，後來沒再見到六六，所以他理所當然以為六六被父母接走了。

「她的辮子很特別，一眼就認出來了，季老師你還是回來看看吧，也許六六還在這。」值班警衛擔心地說。

「嗯，那好，我這就回去。」季望舒回頭看了一眼就在一條街外的幼兒園。

「怎麼了？」陸琳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。

「警衛說六六還在幼兒園，我回去看看，妳先去火鍋店吧，我馬上就過去。」季望舒對陸琳交代。

於是陸琳先去火鍋店，季望舒轉身回幼兒園。

這個時間，除了值班的警衛，幼兒園應該是空無一人的，季望舒覺得對方可能看錯了，但為了孩子的安全著想，還是要仔細確認，於是再次回到幼兒園，經過門口警衛室，打了個招呼後，便走進了入口大廳。

入口大廳、餐廳、休息室、閱讀室、音樂室……季望舒一個人走在偌大的幼兒園裏，邊開啟一盞盞燈，邊叫著六六的名字。

「六六？六六？妳在嗎？」

周圍毫無回應，一點聲音都沒有。

「可能警衛看錯了吧。」季望舒決定不找了，打算回去找陸琳吃火鍋。

這時，他忽然聽到「嗚嗚」的哭聲。

咦？季望舒立刻回頭細聽聲音來源。

就在二樓，走廊盡頭，那邊有個儲藏室。

「六六？」

季望舒立刻往那邊找過去，打開走廊的燈，燈光乍現，隔著玻璃照進儲藏室，哭聲卻驟然消失。

「六六妳在裏面嗎？」季望舒試著打開儲藏室，卻發現門從裏面鎖住了，於是他趴在玻璃上，試圖看清裏面是誰。

「嘻嘻。」

驀地，一陣輕笑在他背後響起，季望舒猛地轉身，但背後卻什麼都沒有。

「到時候了……」

這時在他背後，也就是門的那邊，忽然又是一個輕輕的說話聲。

「誰？！」季望舒再轉身，還是空無一物。

但季望舒感覺到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圍著他轉，是空氣中流動的一些氣流，眼睛看不見，卻能感受到那種莫名詭異。

我靠！不會有鬼吧……季望舒打了個寒顫，又用力敲了幾下門，「六六、六六！妳在裏面就回一聲啊！」

此地不宜久留，何況六六可能還在裏面……季望舒猶豫了一下，決定去拿鑰匙——鑰匙全都在警衛手裏。

季望舒去找警衛，警衛一般都在警衛室，警衛室在門口，負責監控整個幼兒園的進出人等，一般來說從不會離開崗位，可季望舒回到門口，卻發現警衛室空蕩蕩黑漆漆的，警衛不在位置上。

「搞什麼啊？剛才還在這呢。」季望舒自行到警衛室裏找鑰匙，應該在抽屜裏吧。打開抽屜，摸索著尋找，季望舒手指似乎摸到了一支鑰匙狀的鐵物，他正要將其拿出來……忽然，有人拍了他一下。

季望舒被嚇得幾乎跳了起來，顫抖著回頭，就看到警衛那張撲克臉。「嚇死我了，大叔你走路怎麼沒聲音啊！」他摸了摸自己的小心臟，感覺它正在「突突」的跳。警衛沒說話，只是嚴肅地盯著季望舒。

「我找鑰匙，好像六六把自己鎖到儲藏室了。」季望舒解釋了一下。

警衛點點頭，從抽屜裏拿出了一串鑰匙。

「我們快去把六六放出來吧。」季望舒頗覺焦急的說，擔心六六把自己鎖在裏面出了意外。

於是季望舒和警衛一起重新回到幼兒園內，走廊盡頭是儲藏室，現在儲藏室的門卻是洞開的，裏面也沒人。

剛才明明聽到有哭聲，然後又鎖著門，現在門開著，證明剛才的確有人在，可新的疑惑又出現了，人去哪了？

咦？季望舒徹底摸不著頭腦了。

剛才誰在裏面哭？現在又跑到哪去了？

「大叔，剛才這裏面真的有人呢！」季望舒試著跟警衛解釋，結果剛回頭，警衛居然不見了，他身後空蕩蕩的啥都沒有。

我靠！大叔又去哪了？

季望舒感覺脊背一陣發麻，今天晚上所有人都不對勁，忽隱忽現的，這是玩啥呢。

還好，就在這時，他聽到休息室那邊傳來了一陣聲響，於是他急忙往那邊走，到了休息室時，他看到一幕奇景。

警衛正站在休息室門口，而休息室內隱約看得到兩個小小的身影，一個沖天辮一個西瓜皮頭。

六六還有阿來？

這兩個小祖宗怎麼都在這？！

季望舒瞧見他們時，即便驚訝，卻鬆了口氣，畢竟找到孩子就行了，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滯留在幼兒園，但再叫他們的父母把人帶回去就好。

於是季望舒小步快跑往休息室而去，經過警衛時也沒多想什麼，畢竟他算是自己人。「砰—」

警衛抓著季望舒的脖子，把他按在了牆上，那力氣之大，抓身高一百八的大男人像是抓一隻小雞，而季望舒就感覺一震一暈，眼前昏黑，後背劇痛，心中無比的驚訝，口中也叫了出來。

「大、大叔你幹麼！」季望舒一邊叫一邊看清了警衛的臉，這張臉是青藍色的，也許是燈光很暗的原因，總之很恐怖，雙眼冒著兇光，他只在電影中見過這種眼神，那種演技極好的、飾演殺人狂魔的表情。

「嘻……」大叔抿嘴笑了一下，那笑聲詭異像是小孩子一樣，「趕著投胎呀，還沒到你呢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？」季望舒試著掙扎，他比警衛高一個頭，總能反擊一下，情急之下也去抓對方的脖子，可又抓又掐，人家的撲克臉一點也沒變，彷彿不需要呼吸，反倒是力氣大到嚇人，手還越掐越緊，季望舒已經快窒息了。

「嘻嘻……」警衛用欣賞的目光看著季望舒的痛苦和掙扎，這彷彿給他帶來極大的快感。

「救、救命……大叔你瘋了……」季望舒感覺眼前一陣發黑，嘴巴苦得要命，不知道怎麼辦才好，這時他亂抓的手忽然抓到一樣東西，也不管是什麼了，揮起來就砸在了警衛的頭上。

「嘩啦！」東西碎了一地，原來是只花瓶。

警衛被砸得踉蹌一步，掐住季望舒的手自然也就鬆開。

而季望舒摸著自己被掐的脖子彎腰大聲咳嗽，這時他還記得兩個孩子，朝休息室內兩個孩子大叫，「跑！快跑啊！」

於是兩個孩子手牽手從季望舒這一側跑出了休息室，季望舒也跟著開跑，直往幼兒園外衝。

「……跑？」警衛晃了晃頭，讓自己清醒一點，血從他頭上流到臉上，給這張臉添了更多的猙獰，「跑得了嗎？」

「快跑快跑快跑！」季望舒幾步就追上了兩個孩子，五歲的小孩腿短身小怎麼可能跑得快，於是他一手一個將其抱起，再跑幾步就到了門口。

但這時他卻絕望地發現，幼兒園大廳的門被鎖了，再找鑰匙，鑰匙在警衛那，而警衛在……背後。

季望舒抱著兩個孩子慢慢轉身，看到滿臉是血的警衛一步步逼近。

「大叔、大叔，有話好說，別動手啊。」季望舒實在不明白對方為什麼兇性大發，這是精神錯亂變殺人狂魔了嗎？

「嘻嘻……」伴隨著的詭異笑聲，警衛一拳砸碎了旁邊的消防箱，隨即拿出一把消防斧。

「大叔你這是幹啥啊……嗚！」季望舒都哭出來了。

「跳窗。」這時季望舒左手抱著阿來說話了。

「蛤？」季望舒茫然地看向這個五歲娃娃。

「跳窗啊！」阿來指著門右側不遠處的窗子，然後再指指六六又指指瘋狂的警衛，「先把她砸過去，拖延時間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季望舒剛才也是懵了，忘了門不行還能走窗，當然他點頭不是同意把六六砸過去，而是可以走窗，於是他橫跑兩步到窗邊，一手一個先把兩個孩子扔出去，外面是草坪，倒是不用擔心會摔壞。

然後季望舒回頭望了一眼，就見到警衛那張血腥的大臉疾速逼近，他「啊」一聲尖叫飛撲出去，壓到了兩個孩子。

「砰！」消防斧砍在窗臺上，濺起大片火星。

「砸死我了你這個白癡！」阿來被季望舒壓到，怒而痛罵。

「疼。」六六也哭喊。

可季望舒管不了那麼多，一手抓一個，飛快往幼兒園外面跑，經過操場、經過大門，幼兒園面積真的蠻大的，跑了好一會兒才跑出去，一出去就是街道，街道往東是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邊就有個派出所，那邊有員警。

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」望見了員警季望舒開始大聲呼喊。

員警見狀立刻趕了過來。

「後面、後面……」季望舒見到員警安心許多，放下孩子一邊大口喘氣一邊指後面。

「後面什麼？」員警疑惑的望著季望舒指的方向。

「咦？」季望舒一扭頭，果然警衛沒追來，但也不能這麼算了啊，「我是春天花花幼兒園的老師，幼兒園的警衛突然襲擊我和這兩個孩子，他可能還在幼兒園裏，快去抓他！對了，他有武器！」

員警聽到季望舒這麼說，立刻呼叫同伴，很快又有兩個員警過來，三個人一起如臨大敵的跑到幼兒園內，然後再等了一會兒，季望舒看到一輛救護車駛來，他看到幼兒園內用擔架抬出了一個人，遠遠看去好像就是那個警衛。

這是怎麼了？正當他疑惑不解時，員警走了過來。

「我們過去時，這個警衛已經暈倒了，現在請你跟我們回去做筆錄，這兩個孩子全程都有目擊嗎？那就叫他們的家長過來，帶著孩子也做一份筆錄吧。」

「噢……好，好。」季望舒聽了員警的話，覺得有點怪，忍不住問了一句，「你們到的時候，大叔已經暈了？他剛才那麼兇，力氣也超大，怎麼會自己暈倒？」誰知道呢。員警聳聳肩。

「傻瓜。」阿來突然說。

「白癡。」六六也附和一句。

季望舒低頭看看兩個小人兒，只見他們相互對視一眼，空氣中彷彿綻開了火花。忽然，阿來撲了上去，六六則飛快的護住自己脖子上掛著的項鍊墜子，這一幕季望舒似曾相識，好像第一次見面時阿來就想搶六六的項鍊。

季望舒急忙拉開他們，「剛才還好好的，現在怎麼又吵起來了，拉拉手，好朋友，來！」他到這種時候還不忘幼兒教育，先是分開兩個孩子，又拉起兩人的手，想讓他們握在一處。

「你有沒有搞清楚狀況啊？」阿來突然踢了季望舒的小腿一腳。

「疼！什麼呀？」季望舒被阿來踢得有點錯愕，他彎腰蹲下，奇怪的瞅著阿來。這時，六六好像懂了什麼似的，她抓住季望舒的頭髮，拉到自己旁邊，小聲說：「警衛為什麼是瘋的？為什麼攻擊我們？這全是阿來幹的！」

蛤？季望舒愕然看向六六，「阿來幹啥了？」

「他其實不是人……」六六神祕兮兮地說。

「閉嘴！我聽到了！妳才不是人，妳惡人先告狀！」阿來憤怒吼道。

「你是妖怪！死妖怪！」六六衝著阿來直嚷嚷。

「氣死我了！我要打死妳！」阿來揮舞著自己天生殘疾的小拳頭，掄起王八拳就砸向六六。

「好了好了，別打別打。」季望舒頭疼得厲害，實在覺得這兩個娃娃的頻道和自己不同，果然幼兒的世界很難理解啊！

「傻瓜。」阿來說。

「白癡。」六六講。

「原來剛才是講我笨蛋啊你們！」季望舒突然明白了，剛才他們已經講了一次，這是第二次，可為什麼啊！現在孩子都不尊師重道！

第二章 孤星的憂慮

季望舒去警察局做筆錄，過程也算是一波三折，首先是他忘了告訴陸琳發生的這個意外，導致陸琳知道後幾乎暴走，趕到警察局把他一通臭罵，然後六六和阿來的父母齊齊趕到，知道發生什麼事後大鬧警察局，堅持要告幼兒園，竟然讓他們家孩子陷入這種危險，隨即幼兒園的園長匆匆趕到，不斷道歉。

經歷這一切的季望舒覺得心好累，而這時員警告訴他一件讓他無比意外的事情——發狂的警衛已經醒了，醒來之後不記得任何事，只說自己按時值勤，然後突然什麼都不記得，再醒時已經到了醫院。

「這是啥？精神分裂嗎？」

陸琳和季望舒在一起，聽到員警的告知後，不禁感到莫名其妙。

「警衛平常看著挺正常啊，怎麼突然就發瘋砍人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這世界真危險。」陸琳不禁感歎。

反正員警還是會告警衛蓄意傷人，並且要做精神鑒定，如果鑒定精神有問題，可能就無法刑訴。

但無論怎樣，幼兒園警衛這份工作，大叔是肯定不能做了。
等處理完了一切，已經是深夜，季望舒和陸琳一起從警局出來，正好遇到園長、六六、六六的父母、阿來、阿來的父母。

園長正對著四個父母道歉，「是我們幼兒園用人不當，我們肯定會改正，請再給我們一個機會。」

「什麼機會？！我們決定轉學，我還要告你們！」六六的母親冷哼。

「對，轉學！」阿來的母親幫腔。

園長很是尷尬的站在那，一邊擦汗一邊繼續道歉。

季望舒看著很是同情，正要上去講點什麼，突然，六六「哇」一聲大哭起來。

「我要去幼兒園！我要季老師……」六六的哭聲穿透雲霄，這女孩長大了絕對可以去做女高音。

「乖六六，這個幼兒園太危險，我們不去……」六六的母親急忙安慰和勸阻。

「哇哇哇——」六六的哭聲分貝再上一層，季望舒都覺得耳朵疼了。

「好好好，六六乖，別哭，我們明天還去春天花花。」六六的母親顯然撐不住了，急忙答應下來。

見六六搞定了父母，西瓜皮頭的阿來看向抱著自己的母親。

「阿來我們不要再去春天花花好嗎？」阿來的母親小心翼翼的問。

阿來嘴一扁，「哇啊——」

這小子將來也可以去做男高音了。

「阿來……」阿來母親的聲音被淹沒在持續不斷的高昂哭叫聲中，最後也只能無奈投降，「好吧好吧，喜歡就去吧。」

阿來立刻不哭，毫不浪費一點聲音。

這可真是兩個磨人的小搗蛋……季望舒歎了口氣，走過去跟園長打了個招呼，園長朝他點點頭，繼續和父母們保證幼兒園一定會更加強安全防護。

「先回去吧。」陸琳跟季望舒說。

「去我那好了，比較近，明天上班也方便。」季望舒點點頭。

「嗯，好。」陸琳有點害羞的回答。

現在兩人還沒正式住一起，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。

這時，季望舒的褲角被搖動，他低頭就瞧見了一顆西瓜皮頭。

「你愛她？」阿來指著陸琳問季望舒。

啥？季望舒被問愣了，現在的小孩都這麼早熟？

「有多愛？」阿來奶聲奶氣，卻一本正經的問。

嗯？陸琳聞言轉向季望舒，一雙眼睛眨巴眨巴的盯著。

季望舒頓時有點冒汗，再遲鈍也知道這種問題回答不好就是生死攸關啊，危機關頭他靈光一閃，記起了一首歌名，於是他試探著回答，「死了都要愛？」

算你識相！陸琳滿意的挽住季望舒的手臂。

「那你們快點分手吧。」阿來突然說道，一臉的認真，眼神直直看著季望舒，「為了她的安全，你這樣的天煞孤星，遲早會害死她的。」

蛤？陸琳好笑的看向阿來，這孩子平時也學算命嗎？

「呃……」季望舒第一反應也是好笑，但突然想起什麼似的，笑容凝固在嘴角，眼神突然變得有些驚恐。

「什麼天煞孤星啊，電視看太多了嗎？」陸琳用肩膀碰碰季望舒，卻感覺他身體僵硬，再看到他緊張的神色，就更覺得好笑，拍了一下身邊的人，「望舒你不是認真了吧？只是孩子亂說的而已。」

「沒、沒，我只是想起其他事……沒事的。」季望舒醒了醒神，回給陸琳一個微笑，也暗罵自己太過敏感。

「阿來，走嘍，我們回家。」這時阿來的母親走過來，抱起他就往停車場走過去。而六六的母親抱著她，也從這邊要去停車場拿車，經過時六六嘻笑著看著季望舒和陸琳，開心地拍著手說：「在一起在一起！死了都要愛哦！」

這小丫頭……季望舒朝六六做了個鬼臉。

陸琳打了個哈欠，季望舒也睏了，於是兩人回到季望舒所租的公寓，陸琳不是第一次來，這裏還有她的拖鞋，洗漱後互道晚安，上了床準備睡覺，可陸琳卻發現季望舒坐在沙發上發呆。

「想啥呢？」陸琳好奇地問。

「那個……也沒什麼。」季望舒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。

「快說！」性格有點急躁的陸琳，最煩他這溫吞磨蹭的樣子。

「琳琳。」季望舒走到她身邊，抓起陸琳的手，感覺指上的溫暖，凝視著她的眼睛，「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更加的相互瞭解一下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陸琳眨了眨眼睛，不明白他想說什麼。

「比如我們雙方的家庭。」季望舒繼續講。

「我爸媽都在大學工作，你知道的啊。」陸琳有點奇怪他的反應。

「關於我的家庭，嗯，我的家族。」季望舒低頭抓著她的手指。

「還家族哩，你家很大啊？」陸琳倒是來了興趣，反手抓過他的手，低聲問：「還是說你其實是什麼國家的王子？」

「呃，也不是，在前幾代的時候，我們季家是個蠻大的家族，我曾祖爺爺那輩有兄弟姊妹幾十個，一家人住在一個巨大的宅子裏，據說那個宅子有總統府那麼大。」季望舒緩緩講道。

「哇！」陸琳一下坐了起來，顯然沒想到他竟然有這樣的家庭背景。

「因為再往上，我曾祖爺爺的父親據說是個軍閥，算是一個土皇帝，光是老婆就娶了將近三十個……不過我要講的不是這個。」季望舒握緊了陸琳的手，「我想說的是，從我曾祖爺爺開始，我們季家人的婚姻總有些問題，女孩子嫁進季家後……沒善終。」

「沒善終？什麼意思？」陸琳一時有點疑惑。

「就是……個個都會橫死，全在一個月內，沒有壽終正寢的。」季望舒講起這個，語氣中帶著一些顫抖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！」陸琳嚇了一跳，「而且好幾代人之前的事情了，怎麼會記得

這麼清楚。」

「因為家族很大，所以有族譜，族譜上記載的，從那個軍閥高祖開始，季家媳婦便頻頻發生意外，燒死、淹死、車撞死、各種意外的死，到了後來，不只是嫁進季家的媳婦，還有喜歡上季家人的女孩子，也都在一個月內遭到意外，所以大家覺得季家可能被詛咒了。」

季望舒露出一個很苦澀的笑容，接著說：「我曾祖爺爺那輩幾十個兄弟姊妹，如果傳承到現在，應該是個極其龐大的家族吧，祭祖時一個院子都站不下那種，可是琳琳妳相信嗎？季家傳承到我這代，就剩下我一個了……幾十個族系裏居然只剩下我一個。」

「都是過去的事情啦！不要迷信啦！」陸琳拍拍季望舒的手，「別怕別怕，有我呢。」

「我就是害怕這個。」季望舒情緒更加低落，他就是擔心陸琳。

今天阿來說自己是天煞孤星，季望舒那時覺得好笑，回來卻越想越覺得不妥，所以才會對陸琳說出這些話。

「我不信，我也不怕！來，抱抱。」陸琳一把抱住季望舒，一百八十公分的大個子，在她懷裏像是一隻大狗，「乖，不怕不怕，現在都 2017 年了，誰還怕詛咒啊！」

「嗯。」季望舒默默點頭，他也希望那只是無稽之談。

「既然你家家族這麼大，有沒有什麼隱藏的財富啊，比如海賊王的寶藏之類的？」陸琳開玩笑的說，為了轉移話題讓氣氛活絡些。

沒想到季望舒點點頭，「我名下有一些資產，包括我住的公寓，但不值什麼錢，我們家族的主要財富都在一個海外基金會，但想要動用這筆錢，需要拿到一個信物，那個信物是以前軍閥高祖留下來的，據說是個很值錢的寶貝。」

「咦？」陸琳好奇起來，「你沒見過這個寶貝？你不是最後的繼承人嗎？」

「只在家族誌上見過，因為在我叔父也就是上任族長手中遺失了。」季望舒用手比劃了一下，「應該是個戒指，嗯……這有個好玩的傳說，琳琳妳知道傳國玉璽嗎？就是秦始皇做的，劉邦也有用過，後來傳著傳著就失蹤了。」

「知道啊。」陸琳點點頭，她父母都是學者，當然瞭解這種普通歷史知識。

「家族誌上說，那戒指就是傳國玉璽毀刻而成，高祖花費了很大代價才得到它。」季望舒講的時候覺得有點好笑，這歷史實在虛構得過分，他覺得不是真的。

「哇！」陸琳感到驚奇的睜大眼，「那拿到戒指不就可以做皇帝了嗎？」

「嗯，妳還可以做海賊王。」季望舒刮了一下陸琳小巧的鼻子。

「太可惜了，這麼有傳奇性的寶貝竟然丟了。」陸琳窩回到季望舒懷裏，感覺無比惋惜。

「還會回來的。」季望舒小小聲的說。

「什麼？」陸琳沒聽清。

「家族誌上記載，那戒指丟過很多次，但每一次都會奇跡般的回來，好像註定是季家的東西……哈一睏了，睡吧。」季望舒抱著陸琳，拍著哄她睡覺。

陸琳乖乖閉上眼睛，過了一秒又睜開，她躺在季望舒懷裏小聲說：「從今天起，

正式做我的男朋友吧。」

季望舒凝視著這一張俏麗的面孔，心中湧現出無限的情意和感動，他默默點頭，忍不住動情的親了陸琳一下。

「便宜你這小子了，竟然還要本姑娘主動開口求交往，哼！但是，等到求婚那天，你必須跪著給我戴戒指……還要花，很多很多的花……還要在天臺上……」陸琳喃喃低語著，沒多久就睡熟了。

第二天，又是陽光明媚的新開始。

幼兒園教師並不是輕鬆的工作，照顧三到六歲的小娃娃，遠比照顧小學生來得難，因為這些娃娃像一顆顆定時炸彈，隨時會哭、會鬧、會莫名其妙的打架，所以從娃娃們入園上課，到被父母接走，老師們可以說是全程神經緊繃。

「搖啊搖，搖到外婆橋，外婆叫我好寶寶……」

季望舒昨天晚上沒睡好，今天就更沒精神，到了中午哄小朋友入睡的時候，他坐在地板上頭一點一點的，一邊唱童謠一邊迷糊。

「搖啊搖，搖到奈何橋，奈何橋上把手招，季家全家都到了；搖啊搖，搖到黃泉道，黃泉道上把手搖，季家全家死完了……」

詭異的童謠聲在季望舒耳中響起，他迷迷糊糊的聽著，忽然覺得不對勁，這不是他在唱的童謠，童謠中的歌詞也根本不是他熟悉的……這是詛咒！

「季家全家死完了！」

季望舒猛地睜開眼，周圍還是幼兒園，小朋友們都在睡覺，可循著童謠聲的來處望去，他看到一個小小的身影，正在一邊跑一邊拍手唱，那身影看起來很模糊，自帶光影效果，看不清楚臉。

「你是誰？」季望舒心中驚悸，忍不住脫口而出。

「嘻嘻嘻嘻……死完了！」那小小身影在原地跳了幾下，歡呼雀躍的拍手，然後一邊跳一邊往走廊裏跑，嘴裏還嚷著，「季家老爺死完了，季家兒子死完了，季家姑娘死完了，季家媳婦……也要死完嘍！」

「你要去哪？你要幹麼？」季望舒看對方往走廊外側跑，不禁焦急起來，他記得那是陸琳在的地方，是老師的休息室。

「死完嘍、死完嘍。」小小身影不見了。

季望舒擔心陸琳，急忙追了過去，正好望見那個身影跑進了教師休息室。

「喂！有事衝我來，別害琳琳！」季望舒心中焦急至極，剛才的童謠讓他想起家族的詛咒，季家媳婦，不會指的就是陸琳吧？

季望舒一邊擔心一邊猛地推開教師休息室的門。

迎面就是一片紅色……季望舒難以置信的愣在原地，因為他看到的場景並非是教師休息室，而是一個古香古色的房間，傢俱都是木製的，點著蠟燭，貼著大囍字，彷彿是個婚房，而更加驚悚的畫面是，陸琳被吊在橫梁上，她穿著大紅嫁衣，雙眼緊閉，嫁衣被更紅的鮮血染透，一滴又一滴的血劈里啪啦落在地板上，積成了一個水窪。

「琳琳！」季望舒慘叫，他猛地撲過去，試圖把陸琳解救下來，可眼前的世界開

始動搖，陸琳距離他越來越遠，他怎麼跑都摸不到陸琳。

「嘻嘻……」這時一個熟悉的笑聲又在旁邊響起。

季望舒很快就看到那個跳躍的小身影。

「季家媳婦，死完了。」那小影子還在唱著童謠。

「放開琳琳！」季望舒怒吼，瘋狂的情緒幾乎無法控制，他轉移目標猛地撲向了那個小身影，一把將其掐住，死死按住……

鏗鏘鏗鏘—

季望舒的腦袋像是被鐘錘敲了一下似的，回音不斷。

鐘聲讓季望舒醒了過來，咦？他看到自己身邊，還是娃娃們的休息室，眼前是一張兒童床，而他正壓住一個孩子，手放在孩子脖子上用力，這孩子留著個西瓜皮頭，竟然是阿來！

阿來用他那隻殘廢的拳頭，不停敲著季望舒的頭。

而周圍的孩子們都被驚醒了，正一臉茫然的看著這一切。

「咦？我怎麼……阿來你沒事吧？！」季望舒猛地跳了起來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他怎麼會掐住阿來的脖子，剛才是什麼狀況，噩夢嗎？想起夢境的內容，季望舒頓時冒了滿身冷汗，和季家所受的詛咒有關，究竟是夢還是真啊！

「咳咳咳。」阿來坐起來一直咳嗽。

「對不起對不起。」季望舒回過神來，連忙道歉，他可沒有夢遊的習慣，不知道為什麼醒來時會掐著阿來，另外這件事絕不能告訴園長啊，於是他雙手合十，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請不要告訴園長。」

「水……咳。」阿來嗓子有些啞。

「好好好。」季望舒立刻拿來水杯。

阿來一邊喝水一邊用殘廢的拳頭砸季望舒，「白癡，你長點腦子好不好！」

「好好好，你說什麼都好。」季望舒一臉討好地答應，只不要告訴園長就好。

「說什麼都答應？」阿來瞥視季望舒。

「發誓！」季望舒舉手豎食指中指無名指以示鄭重。

「抱我。」阿來示意季望舒，然後讓他抱著自己往那邊走兩步，來到六六床前，六六正在午睡，還沒醒呢，阿來指著六六說：「弄死她。」

季望舒覺得阿來「弄死她」這三個字真是說得霸氣外露，簡直像有王者之氣附體，可他真的沒辦法。

「臣做不到啊！」季望舒哀號。

「沒用的傢伙。」阿來繼續捶季望舒。

「換個條件吧。」季望舒哀求。

「暫時沒想到，滾吧。」阿來嫌棄的揮手。

於是季望舒把阿來重新放回到床上，跪安退下了。

下午，因為是星期五，所以召開每週一次的總結例會。

「受到昨天意外事件的影響，我們幼兒園在學生家長中的聲望受到極大傷害，雖然因季望舒老師的緣故，家長們最後並沒有做出轉校的決定，感謝季望舒老師，

但今天已經有好幾個家長要帶孩子轉學，所以這是一個危機。」園長站在講臺上慷慨陳詞。

被點名表揚的季望舒有些茫然，他啥都沒幹啊，也搞不懂，為何那兩孩子一口一個白癡一口一個笨蛋的罵他，最後卻又衝著他留下來？

「但危機也是轉機，為了證明我們幼兒園的安全、貼心和先進的教育理念，決定下週末舉辦親子日活動，我們將邀請家長和孩子共同在幼兒園同歡，一方面增進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親密度，一方面加強大家對春天花花的信任感，大家覺得怎麼樣？」園長親切地問講臺下所有人。

「又要加班啊？」

「又要親子日呀？」

「之前不是辦過了嗎？」

「就是大家一起在幼兒園裏搭帳篷，有什麼好玩的？」

「上次煮東西還被投訴了呢。」

「我有約會耶。」

老師們一片怨聲載道。

「這次親子日活動家長的滿意程度，將決定本月老師們的獎金數目，滿意度最高的老師將獲得雙倍工資做為獎勵，其他老師也各有獎賞。」園長拋下一枚重磅炸彈。

「支持園長！」

「園長萬歲！」

「我這就去通知學生家長！」

「約會什麼的去死吧！」

老師們立刻慷慨激昂。

園長看著自己的激勵手段奏效，滿意地點點頭，再轉頭見到了還在茫然的季望舒，不由得問道：「季老師你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沒、沒有，什麼是親子日？」季望舒不明白的是這個。

「噢，季老師你來春天花花的時間還短，親子日是春天花花的獨有節日，為了拉近幼兒園和父母還有孩子之間的距離，我們都會定期選擇一個時間邀請父母和孩子們在春天花花同吃同住，共同嬉戲，那是一幕多麼美好的畫面啊。」園長充滿了回憶的感歎著。

「就是因為太小氣了，所以其他幼兒園辦出國遊的時候，我們大家只好一起在幼兒園露營。」一個老師偷偷在季望舒耳邊說。

「你這麼說我就明白了。」季望舒連連點頭。

然後在幼兒園放學的時候，老師就去逐一通知家長，當然也不是個個家長都有時間參與活動，但大部分家長都點頭同意，表示要參加，另外還有一些有時間但沒意願的，也有在孩子逼迫下屈服的。

「六六乖，下週末爸爸媽媽要去國外出差，沒時間陪妳，所以還是按計劃去爺爺家好嗎？」

「……我不。」

「六六，聽話哦，我們一」

「我不！」

「六六……」

「哇哇哇哇哇！」

和孩子有關的家庭紛爭，往往都會在一記尖銳到可以炸掉大腦的哭喊聲中結束，特別是六六這樣過分調皮的孩子，如果不滿足她，這幾天家裏將成為地獄，這一次六六的母親又戰敗了，所以她拉著季望舒的手說：「季老師啊，我家六六就拜託你了，親子日裏你就是她的爸爸，拜託了。」

「這個……還有很多有經驗的老師，我可能不行啊。」季望舒有點為難。

「六六只喜歡你，季老師拜託你了。」六六的母親拉著他的手殷切地請求。

季望舒瞧了一眼六六，六六正躲在她爸爸身後，一雙眼睛卻眨也不眨的盯著季望舒。

「好吧。」季望舒歎著氣點頭。

「不行！」突然一個聲音響起，季望舒低頭就看見氣呼呼的阿來。

「季老師是我的！」阿來拉緊季望舒的手。

「可阿來的爸爸媽媽要和阿來一起過親子日哦。」季望舒溫柔的對阿來說。

「我爸媽那天也不會來！」阿來反駁。

咦？季望舒疑惑的望向阿來的母親，剛才不是這麼說的啊。

「其實我們有時間……」阿來的母親尷尬的說，看著自己有偏執症的孩子，語氣小心翼翼。

「哇哇哇哇——」阿來頓時吵鬧起來，他的哭聲一點也不遜於六六。

在這種尖聲轟炸下，阿來的母親扶著額頭歎了口氣，有點被孩子遺棄的失落感，

「我突然想起那天家裏已經有安排事情了，所以拜託季老師了。」

「可我只能帶一個……」季望舒覺得自己實在沒有餘力啊。

「陸琳幫你。」阿來立刻說，季望舒還想講什麼，阿來又瞪著他，「喂，忘了中午的事了？」

「呃……好的陛下。」季望舒無奈的說。

於是，親子日的安排就這麼定下了，季望舒和陸琳還有六六以及阿來組成了一個臨時家庭。